

朱自清全集

第八卷

朱自清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书名页：朱自清全集——第八卷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作者：朱自清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I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 八 卷

文学论著

译 名	3099
《熬波图》	3122
《歧路灯》	3135
杂体诗	3139
中国近世歌谣叙录	3143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3163
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	3215
《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	3223
《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	3226
中国文评流别述略	3228
论无话说	3235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3238
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卷	3267
白话与文言	3271
语文杂谈	3274
诗多义举例	3278
李贺年谱	3296
李贺年谱补记	3325
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3326
读书笔记	3330
王安石 《明妃曲》	3333



目 录

歌谣与诗	3336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3341
新语言	3355
论“以文为诗”	3364
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	3373
中国散文的发展	3380
诗的语言	3397
了解与欣赏	
——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了解与欣赏能力的训练	3406
文学与语言	3412
理想的白话文	
——以“上口不上口”做标准	3417
“好”与“妙”	3421

杂论与佚诗

教育经费独立	3438
离婚问题与将来的人生	3440
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3445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	3460
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	3462
中国文学系概况	3467
清华大学图书馆概况	3471
赠 言	3476
文字改革问题	3477
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	3482
抗战的比喻	3489
怎样学习国文	3493
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祝词	3497



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校歌	3498
我的南方	3499
咫 尺	3501
为中国农业银行开幕式题诗	3503
云南省选送留美公费学生预备班班歌	3505
致萧涤非	3506

译文与译诗

父 亲	3507
心理学的范围	3511
胜 者	3528
短篇小说的性质	3530
异样的人	3533
偷睡的	3537
女儿底歌	3539
源 头	3541
近代批评丛话	3543
圣 林	3547
为诗而诗	3549
纯粹的诗	3560
警告日本当局	3575
译诗二首	3582



文学论著

译 名

“译”是拿外国文翻成本国文；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说的译，就是拿外国文翻成中国文。论到译字的意义，本有许多：《礼记·王制》“北方曰译”一句的疏说：“通传北方语言谓之译；译，陈也。……刘氏曰，‘译，释也，犹言誉也。’”《扬子方言》说：“译，传也。”注，“传宣语，即相见”。《说文》说是“传译四夷之言者”。这些都拿译字作“译人”讲，原是名词。到了汉明帝时，“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翻译名义集》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从此译字的意义变了，作“拿外国文翻成本国文”讲了，——由名词转成动词了——到现在还是这样。那摩腾就是中国翻译事业创始的人。

讲到翻译的问题，可以分两层说：第一，外国的材料有好的，有坏的；有不可不译的，有犯不着译的。我们应该怎样的选择呢？这是译材问题。第二，译成的文字怎样才能达出原意，怎样就失掉原意了？这是与法问题。里面又包着两个问题：甲是译笔问题，是从译者修辞的方法一方面看。乙就是译名问题，是从所译的名确当与否一方面看。——这里所有的名，是指一切能拿来表示事物的字



——一切词品——不单限于文典里名词一部或名，静，动词三部。原来外国的名，有我们有的，有没有的，有同我们有的相似的。译的时候，自当分别办理，才能把原意达的确当。但是究竟怎样的分别办理呢？这便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一

现在该讲到正文。但在讲正文之先，我还须说点关于译名讨论的历史。《翻译名义叙》说，“唐玄奘法师论五种不翻：……”这是最早讨论译名的了。后来译经的人对于这问题没有论的，大概都照着那五条办了。唐以后，译经的渐渐少——可以说没有。到南宋时，一般儒者都去讲性理之学，说佛教是异端，攻击得很利害。那时更没有人敢译经了。没人译经，还有谁来讨论译名！这个问题简直是不成问题罢了。一直到近世，中国同各国交通，西方的文化，渐渐的流了进来。这时翻译事业又盛，因为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里来，翻译是第一件利器呢。这种情形，明末的时候就有点萌芽。到了清朝，越来越盛；但是译名问题一直没人提出讨论。近十年来，译事格外发达了，因此也就有人注意到此。以我所晓得的，那时第一个讨论这问题的，是章行严先生。他先在《民立报》上发表他的意见，得了许多来信，都是讨论这件事的。后来他办《独立周报》同《甲寅》杂志，仍然继续讨论，得的来信也不少。这个问题渐渐有许多人注意，差不多成了一个大问题了。又有一位胡仰曾先生，他又作了一篇长文讨论译名。但是《甲寅》不久停刊，胡先生也死了，这个问题就搁下来，好几年没有人提。直到前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把译名列



为一科，才又有点生气勃发起来。然而大学研究所设这一科的宗旨，是要审定各科的译名，以及创译新名；并不专以讨论译名的方法为事，同章胡诸先生的旨趣有些不同。我现在觉着章胡诸先生所论的格外重要；我的意见同他们略有出入；所以“旧话重提”，再把这问外拿来考究一番。

二

我前节说过，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里来的第一利器。既然这样，那些翻译的问题自然是很要紧，必须研究研究的了。那译材问题是译前应该注意的。选好了译材，动手来译，这时就要注意译法，要晓得译出来的东西的价值和效力，全仗着他呢。至于译法问题所包的两层，比较起来，还是译名格外重要些。为什么呢？因为名是拿来表示实的，要是名不确当，那他所表示的实也就跟着不确当；译出来的东西的意义自然是模糊影响，不可印持了。那么，还能有什么价值同效力呢？——简直对不起作者。这时虽是修辞的方法高明得很，又有何用？再说，若是我们有了许多确当的学术上译名，国语的科学、哲学等自然会一天一天的发达；世界上新学术、新思想渐渐可以普及到中国来了，我们那些不通外国文的同胞也不致向隅了。——一国里能通外国文的，毕竟是少数呢。以前德文没有发达的时候，德国的学者，多是用法文或拉丁文著书，因为他们本国字太少，不够用的缘故。单就哲学说，拉拔尼芝（Leibnity）的时代，用德文著的书还很少；他自己的书，还是用法文，拉丁文著的，多呢。到了吴尔夫（Woeff）起来，用德文造了许多哲学上名字。后人渐渐采用，德文的哲学著作，才一天一天的多了。



三

那么，译名怎样才能确当呢？我们有的名，固然可以把他容容易易的翻过来，那些我们没有，或是同我们有的相似的名，又该怎样翻呢？总而言之，译名用什么方法才好呢？

从来译名的方法，大概有五种，那五种是：

一、音义分译 这是从前人译佛经的一条法则，原叫做“华梵双举”。是一半译音，一半译义的；就是拿梵名的音同义各翻出一部分来——所翻的音，大概是原名的第一音。——联合成词。（这个词是指兼词 Sgn - Categoramatical Term，同单词 Categnanatical Term 不同。下仿此）。例如帝释，是佛教八部里的神名，他原名的音是释迦提婆因提，《翻译名义集·八部》篇引《大论》说：“释迦，秦言能；提婆，秦言天因提，秦言主。（即帝）……今略云帝释，盖华梵双举也。”又如忏悔，梵音作忏摩，同书《众善行法》篇说：“此翻忏过。”又说：“此云忍，谓容恕我罪也。”译的人觉得要拿中国字把这个名的意义表示出来，非常累赘，所以因陋就简的用了个悔字，来表示他义的一部，加上一个忏字，来表示他音的一部；以为音义合璧，那义的一面就阙略点，也不妨事的了。

二、音义兼译 这种是拿中国字切外国字的音；同时所切的音，要能将原名的意义表示出来。例如么匿 Unit，图腾 Totem，胞蛋白质 Protein 之类。

三、造译 这有二种办法：

（一）造新字 这里面又包含两种：

1. 拿含有原名一部意义的中国字，加上一个偏旁，



或换掉原来的偏旁。所加或所换的偏旁，须要和原名性质相近。例如张振名君所举的𧸛 (Economy)。

2. 拿和原名同音的中国字，加上或换上一个和原名性质相近的偏旁，还读原来的音。例如耿毅君所举的逻辑 (Logic)。

(二) 造新义 就是拿冷僻的中国字偏旁同原名性质相近的，给他一个新义，教他成一个新名。例如𧸛 (Antimony)。

四、音译 拿中国字切外国字的音的，便是。例如逻辑 (Logic)。

五、义译 按着外国字的意义，用中国字表示出来的，便是。例如端词 (Term)。

四

以上我把从来译名的方法，已经大概说了。现在且将他们仔细考察一番。

音义分译的办法虽是译佛经的人创下来的，但是佛经里这类译名却很少。大概他们原不过因为有些梵名的意义，不是一两个中国字所能具足表示；用了原名的切音，又怕人家看了不懂，还得附加解释，也是麻烦。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来试试，拿原名一部音和一部义合成新词；音义都有而都不全。但是他们希望原名的意义或者可以借此大部表示出来。这原是他们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姑且试试，不当他是正法的。所以这类译名毕竟很少。——或者他们经了试验之后觉得这种法很不妥当，因而不用他了，也未可知。我们且看上举两例：帝释那个名，现在未曾读佛经的人差不多不晓得他，见了也不能懂。忏悔一词，倒



很通行。但是都把他当作骈字，合表悔过的意义；有时单用忤字表白陈悔的意义。谁还管他是怎样的来历呢？这算被同化了。假如这类译名都能这样，岂不很好。无如竟非常之少——佛经里这类本少，能通行的，简直是少而又少。也可见他们的效力了。再说忤悔这种词所以通行，或是因为宗教上常用他，又没有别种译名同他竞争，所以他就藉着宗教的势力来征服我们；并不是单凭着他所表示的思想自身的力量，就能这样的。所以不能看了这种词的通行，便以为这种译法是好的。我以为这种办法的大坏处是既不像音，又不像义——简直是四不像。四不像的名字怎样能传达确当的思想和人脑筋里去呢？人家既不能藉他们得着思想，还要他们干什么？他们所以不通行，大概是为此外了。照以上看来，这种试而未效的与法，我们自当摈而不用的。

音义兼译一层，是译者想两全其美，贯通中外的办法。但是音义都和中国字相同的外国字非常之少——简直可说没有。如用这法，势必至求切音，义就难通；求合义，音就难肖：如要两全，必然两失，这又何苦来呢？胡仰曾先生说：“么匿，图腾，义既不通，音又不肖。粗通国文者或将视之为古语，通外语者又不及联想之为外语；似两是而实皆非。……即为几何有义可解矣，然数学皆求几何，于斯学未尝有特别关联也。彼名‘几何米突’ (Geometry)，原义量地，几何地之义也。割截其半，将何别于地质学，地球学，地理学等之均以几何二字为冠者乎？音义各得其一部，不如译为形学矣。”我以为么匿，图腾音是对的，如严先生原是译的音，倒还可说；若说音义并有，那义的一面，可真是晦极了。初看这两个名的人，一定有像胡先生所说的两种现象的。至于几何那个译名的坏



处，确如胡先生所论。但是现在用他的很多，他通用的又很久，一时只怕难于改善的了。又如胞蛋白质，是蛋白质的总名，本义是变形质，是细胞同卵的成分的主体，所以把他译成胞蛋白质。论到这个译名的意义，原可讲得过，——可以算是义译——但是音确不像；要是译音，须译为勃罗定才对。

况且既译了义，何必又译音？若是嫌义译不能将原名的涵义充分表示，难道兼译了音，就可以么？为什么就可以呢？恐怕没人能回答。其实不能充分表示原名涵义也不妨的，又何必这样费事呢？若说这样办法可以显得所译的名格外确当，那也不见得。译名确当的程度是靠着表示原名的义的量的，同原名的音毫无关系。（必须音译的是例外）用了这种译法，即使音切的很对，要是义不确当，那译名依旧糊涂。若是要叫人藉此晓得原名，那么，他们至多能算晓得原名的音罢了，形是不能晓得的。要是他们不懂得外国文，将来看见了原名，还是不能明白他的意义，听人说时，也不能懂；因为中国字切外国音是不能准的。略懂外国文的人，但知道原字的中国切音，也是这样。何妨痛痛快快把原名写在译名下面，让略懂外国文的人还可以在看见译名时，顺便知道了原名，岂不省事而有益的多着么？照以上看来，这种音义兼译的办法，真是吃力不讨好的。

造译的办法，用的很少。以我所晓得的，从前译佛经的人简直没用过他。近来只有译化学书的人，在他译原质名字的时候，才参用造新字的第二个办法——是拿和原名重音同音的中国字，加上一个同他性质相近的偏旁。例如氩 (Argonium)，钙 (Calcium)，硅 (siliciun)，等。皆于造新义的办法，确也有用的，但是他们用时，另外又附上一



个条件，就是所取冷僻的中国字，须要同原名同音，这已到了音译的范围，不是造译了。纯粹合着这条办法的极少；我只找着一个溴字。溴字本来作水气讲，现在拿他做原质（Bromine）的译名了。这原质在常温时是液体，有一种特别臭味，所以拿溴字来译他。

有人说，造译很有用。因为世界上事物一天一天的发展，人心的思想也一天一天的扩充；思想扩充，就凭着那些不绝发展的事物。但是那些事物不能直接给思想做凭藉；直接给他作凭藉的，便是他们的概念，表示概念的，便是名。这些概念既然有许多是本来没有的，自然不是旧时通用的名所能表示。必得新造些字，或是拿些废了的旧字换上新义，才能够用。这是言语变迁自然的趋势。我说，你这些话都对，不过你是说的造字，和造译——造字翻外国字——不能相通。因为新字的发生——就是造新字——是因为大多数人先有了那字所表示的思想，才能够的；不是先造了一个字，然后他们才有那思想的。造出来的字是随着言语自然趋势来的，自然会通行。照此下去，字是当然一天比一天多；永久是这样。总是造来表示社会新发生的思想的，和造来翻外国字，介绍外国思想到本国来的——就是造来表示社会新输入的思想的——不同：一是有了大多数思想才有字，一是藉了字去传播思想给大多数，两下里因果是相反的。所以不能并为一谈。那么，造译的字，所表示的思想既不是大多数人有的，同他们的接触。当然很少，他们看见听见了他，一定莫名其妙——无论晓得不晓得他的原名。这样，这种字的效力自然是极微的了。若是附了解释，恐怕人家尽看解释，谁也不去理那四不像的怪字；解释变成不可离了；日子一久，或是那解释的文字渐渐被人缩短，变成义译名，喧宾夺主了。造的



那个字，到此就算消灭；原先何必费力去造，落得结果这样！就不至此，加解释总是麻烦，何如义译！再说造译原是按着原名的涵义来。但是人心不齐，就是所按的涵义是一样，也难保所造的字不歧异；差不多是你要这样，我那样，叫人格外糊涂了。这又不比音译按着原名的音，不会差得太远，又不比义译用旧字按着原名的义，虽有歧异，大旨可通；这种字先给人一个认不得，人对于他的音义，都是茫然，加上歧异，却更难了。——好容易学会了甲造的字，到了看着乙、丙、丁所造的，那里能看出他们相通的所在呢？只好阙疑或重请教人：这是多么费力，多么不方便啊！

五

从前到现在，译名用上三种办法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十之七八，大概都是用音译、义译两个法子。近十年来关于译名的辩论，也是就这两说的多。现在且说音译。

音译这个名字，是胡仰曾先生所不承认的，他说：“传四裔之言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借用语固不必借其字形；字形虽为国字，而语非己有者，皆为借用语。……”章行严先生驳他说：“《扬子方言》译传也。传其义，自传其音。纵曰，译，释也。……然遇义则兼传、释两训，遇音则仅含传训，读者会，不必一致。……以故佛经音义两收，皆言翻译。”章先生的话很是。我以为胡先生原太拘了；音译的名也是中国字——切外国字的音的中国字——这原可说译的，何必一定说是借用呢？——径用外国字，才是借用。胡先生把借用的意义用的太广；把译字的意义



又用的太狭了。

从广义说，音译有三种：就是音义兼译，造译第一个办法的第二项，和拿中国字切外国字的音。上两种都在上面说过。现在所讨论的，单是第三种一种。

主张音译的人并不是绝对主张一切外国名字都该音译。他们不过以音译为主，义译为辅罢了，遇着中国有的名字，他们也要义译的。——在这范围内，音译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要用音译的名字，是中国没有的，或是同中国有的相似的两种。

我们国里翻译事业，自然要算从翻译佛经起手的。那时已是“音义两收，兼言翻译”。音译的办法，便从那时传了下来。他们用音译的标准——也是理由——有五种，就是玄奘所论的五种不翻了。《翻译名义序》说这五种是：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真言、咒语。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三、此无故，如阎浮^璽树，中夏实无此木。

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遍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皆掩而不翻。”

现在主张音译的人所持的理由，除了上面第二、三两条和第五条的变相外，还有三条——也可说是音译的好处。这三条是：

一、不滥 章行严先生答容挺公君《论译名》的文里说：“逻辑非谓……所有定义悉于此二字收之，乃谓以斯



字名斯学，诸所有定义乃不至蹈夫迷惑牴牾之弊也。”

二、持久 章先生同文里又说：“若取音译，则定名时与界义无关涉；界义万千，随时吐纳，绝无束缚驰骤之病。……一名既立，无论学之领域扩充至于何地，皆可勿更。”

三、免争 章先生论胡先生《论译名》时，说：“惟苟论争之点纯在立义，诚不必避；若不在义而在名，则为无谓之尤。……义者，为名作界也。名者，为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诚有可争，作符之事，则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争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则人将以争界者争符，而界不可止。”

音译的理由同好处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些果然可以教我们充分满意么？

五种不翻的第一种——秘密——只有译宗教经典，还可适用。因为陀罗尼一类东西本来是宗教上神秘的产品，原不要普及的，又没大用，人不晓得，毫不要紧，尽可用音译。况且这类东西，既是神秘，原文的意义，也不见得会明白，虽要义译，也无从的。第四种——顺古——直没道理。难道“古”就是“不可背”么？摩腾不是万能，为什么他没用义译的名字，后人便不能改用义译呢？这是崇古之情太深，原是感情作用，不含着真理的。论到其他三种：多义一层，容易解决。一个名字虽有许多意义，但是在一句里，——单字本来没有意义，到句里才有。——同时不能有两个以上的意义；有了，便和母相反律违背了。译时只消按他在一句里的意义就好。若是他到了别句里，意义变了，就按变的意义译，这原不妨事的。这样一名一义，或者比歧义的原名还来的清楚一点；要是字字都能这样，那真是名学家所喜欢不尽的了。“此无”一层，也可



不虑。虽然此无，至少有些因为交通便利，传播迅速，也可以“此有”的。那么让人由名字上晓得他些意义，岂不容易明白熟习，不比用那些佶屈聱牙的字，去切原名的音，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强得多么？况且翻译的事，原是想叫此无变成此有；我想只有用了义译的名，才可以“此有”得容易而快，音译是不行的。“生善”一层，也是带着宗教的色彩的，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现在主张音译的人，竟把他当尊重讲，——其实生善的意义，不是尊重所能包括；那时所说的尊重，范围也较狭些。——以为要保原名的尊重讲，有时不得不音译。这话却须细看：就尊重说，他的界说是什么？什么名字才配尊重呢？我看他们所谓尊重的，大概是些宗教或哲学上的名字。这些又为什么尊重呢？或者因为古代对于宗教和玄学上的名字，以为有神秘的意味，所以才这样么？其实要说尊重，哪一个名字自身不尊重呢？就是有应该特别尊重的名字，我以为除专名本不以义重的外，也不妨用义译，加上一两个字或符号，表示尊重的意思；原没有音译的必要的。

至于章先生所说的三条，第三条免争，实不见得。因为译名断不会限于一人，同智的人都会动手的。那么，所译的名一定不止一个。于是大家各信其所译，出力来争，以求通行。结果呢，一面须看译名的好坏，一面还须靠着鼓吹的力量。无论用哪种译法，都要这样的。音译虽像没大出入，但是方音不同，用字无准，已尽够叫译名歧异的了。况且像章先生主张音译，就有主张译义的同他争，这不又是“固欲无争，反以来”么？

不滥，和持久确是音译的好处。章先生已经说得透彻，不用我再唠叨了。但是我想，音译的好处就这两种，并不能敌过他的坏处。且这两样，义译也有；义译还有别